



大學衍義

十

卷十

服部文庫
イ17
212
10



117
212
10

大學衍義卷之十九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若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六

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
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
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
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
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上及庶人儀
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竝因
商人密送誠款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吐
谷渾突厥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
二大國也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
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

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
陷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
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
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縉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
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煨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
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甚機辯言若縣
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
卽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

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上。

將置之罪會

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歿令決當

久行熲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

蘊奏道衡資材特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

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

令自盡天下冤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

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

能如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

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

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

勸帝五日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

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

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

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

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

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

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

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

之役願不發兵糧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
 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
 大夫裴緝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
 革多老革猶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恣蘊知
 帝意遣入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
 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
 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
 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州縣帝皆弗
 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

曰伐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
 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久在闕外
 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
 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

李密帥眾逼東都李密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

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
 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
 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歎歎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
 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誣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延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

後字文化及等反弒煬帝世基裴繼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

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于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厥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

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卽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

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詐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妻見后德篇。大臣切

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搆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贖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

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不妃。敬宗請削后家

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帝得所

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闈俄拜侍中進中書令

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

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梁王太子忠也廢為

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逐良無忌皆常時賢相諫高宗立武

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于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

比

臣按敬宗陰搆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

顛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

宗統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

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

以色為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

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

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

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

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見
 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
 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
 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
 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
 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
 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詰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
 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
 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

義府即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
 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
 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太子歛
 衽矣義府貌柔恭與入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
 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任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
 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鑿才
 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毋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
 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

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恐于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

此林甫所以願自效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瑤三人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絕

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拂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勅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亦時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及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臣按太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覬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又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為是者欲諸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為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豈人情態者在史册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朝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譖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

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
 詐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
 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
 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
 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
 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
 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

專而勿卹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
 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卽無不可
 則前古帝主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
 之臣以自繩約耶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太
 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爲太子不
 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醜
 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
 分其效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卽
 太子瑛等也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
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太臣封林甫晉
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幾致
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耶是直以帝
為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
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
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為烏鵲不可得也則
必赫然震怒罪羣臣之欺罔若矣然林甫之輩

敢於為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
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
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
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
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為人君者必有以
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
然未有不為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
忠忠王各與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
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

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其也。故飛語不得入。時楊國忠為監察御史，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博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與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勞，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賦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

是深居燕適沈蠶在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
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褻夫御婢皆所歛
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卽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
也善養君欲卽趙高之勸二世隳意淫樂也餉
遺左右卽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專苟側長
御也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
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
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
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

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
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
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
詔或斥也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
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而無
一中程者林甫因贊上以爲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
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
逸之差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

進則已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梗焉既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讒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

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九思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唯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

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賔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賔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未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咤久之。以爲詹事。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洩天而已。曰巧言

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爲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泯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爲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爲國之太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爲藥。甘言之爲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祿山能爲難乎。故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砥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

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
絢之實，詹嚴捷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
加擯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
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而灌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
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
郎。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
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飮三品芻
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顯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

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
為，大而篡國，小而顯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
趙高肆，王章膠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為
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
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
以制於下。先夫開元中，睿玄宗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說
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
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陛下雄材
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

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先歿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

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姦

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號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

為能也

國忠為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違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劔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並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為人主者。其可不以

天下為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知畏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

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耶。媿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二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耶。祇足爲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檢邪辟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宋 學士 眞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

宋 學士 眞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

後見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

又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

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卽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卽李林甫之厚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

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自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銷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管林甫雖擅權

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
 猶不敢明矜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
 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
 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謹言者往往
 習為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橐草先白有去
 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
 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悅會
 有告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

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
 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
 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
 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為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
 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
 遂人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於廉
 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
 中可其奏以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

大抵託事叔文依任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
 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宜於中書
 章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任外黨則韓泰柳宗元
 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
 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入
 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
 之道路以目

臣按任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
 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
 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

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
 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魍魅罔兩
 影滅跡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貌醜色如藍有

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
 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
 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
 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羸陋無文
 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
 之杞陰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

大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為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由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

召它吏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茲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杞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

不攬權

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眠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感之以疑似而道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已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鑑忠直相者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按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

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鑑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竟因再拜受命鑑至鳳翔未幾為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專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先逐揚炎繼黜張鑑炎不足道也鑑暴忠王室魁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為上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呼然後薦鑑夫所以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

謀定而後
言始不止
此

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鑑與
已茲相既不遣杞則遣鑑無疑矣。此杞之狡謀
德宗蓋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
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
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平章
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
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
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奈何發
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
為已之貳然後權一出于已而莫與爭霍光之
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
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掖至此方
銜恩思報之不暇其安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
播意蓋如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
此術故能久專國政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于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
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以為入蕃會盟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杞曰：使遠矣，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于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為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為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蓋皆用陽譽陰擠。

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憎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關，擁朱帝出奉天。奉天，城名。杞從李

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二人皆杞

黨，翊為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

重而京兆刻軍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

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

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

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

之實難不如乘勝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
 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
 姦臣沮聞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
 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曰杞帝始悟貶為新州
 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
 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
 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
 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蓋
 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于杞言不使入朝

蓋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
 變忠為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
 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為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
 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
 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
 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
 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
 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于

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鑑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鈎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鈎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官用事者

宰相惟不與吏部事則能平章與兵部事則能平章兵部故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還臺諫正以木權還君人也

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叩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于上貶端州司馬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克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其逐

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事
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
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為益益如此
近世言官專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
丞之于六曹尚書諫議待御之于侍郎司諫正
言之于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于列寺卿少
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賤名曰優之而實抑之
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
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太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

去惡二字
易入

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謂王守澄中人用守澄善遇之
并薦訓注于帝文宗訓持詭辨激昂可聽善鈞揣人
主意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
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拔奇進
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
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
見他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憚迎拜天
下險怪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
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億揆入度隱

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資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吝既藉權寵。驚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于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腕朝法。眾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偽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又

不識人倫
有何奇焉

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闒諂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此物最宜
格亦易俗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且為奇林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

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
宗世用事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
至是五朝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
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
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
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
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
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

官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
則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艸
木亦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乎人
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艸木亦皆失
所况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
高僂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士良小人但知以
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
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
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溢

六學後... 卷二十一... 三
寵為能保其身哉。然上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
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
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之不能惑。姦佞之不能蔽
也。必矣。否則未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
可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溫。本
黃巢之將。後降
以為節度使。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為全
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
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亾
天下。胤亦身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

中人。外連強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
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
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媚
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後全
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
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兆奪農。
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
謀興元。廢謂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謂崔嗣。柳璨也。嗚呼。有天
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

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嗣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虜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于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賊虜以要其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檢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終

